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一本 第四分

目 錄

跋敦煌本白澤精怪圖兩殘卷.....	饒宗頤
明人援韓與楊鎬蔚山之役.....	李光濤
金代的政治結構.....	陶晉生
甲骨文中的“𧈧”字與後世神話中的伏羲女媧.....	劉淵臨
附 載：	
吳越文化.....	饒宗頤

本刊第三十一本至四十本目錄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臺 北 市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集 刊

第 四 十 一 本 第 四 分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一本

第四分

每冊定價新臺幣叁拾元

不准翻印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

印刷者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
臺北市雙園街六〇巷九〇號

代售處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一本

編輯委員會

李 濟(主席)	陳 槃(常務)	嚴耕望
周法高	石璋如	屈萬里
張秉權	芮逸夫	許倬雲(英文編輯，陶晉生代)
謝 劍(助理編輯)		

本刊告白

本集刊從第四十一本起，恢復舊制，每三月出版一次，爲一分，一年計出四分，合爲一本。每分字數約十五萬言，每本共計約六十萬言。特此公告。

本集刊編輯部 謹啓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四十一本 第四分

目 錄

跋敦煌本白澤精恠圖兩殘卷·····	饒 宗 頤···	539
明人援韓與楊鎬蔚山之役·····	李 光 濤···	545
金代的政治結構·····	陶 晉 生···	567
甲骨文中的“𧈧”字與後世神話中的伏羲女媧·····	劉 淵 臨···	595
附 載：		
吳越文化·····	饒 宗 頤···	609
本刊第三十一本至四十本目錄·····		637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臺 北 市

跋敦煌本白澤精恠圖兩殘卷(P.2682, S.6261)

饒宗頤

一

敦煌石窟所出白澤精恠圖一卷，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刊伯希和目2682號。著錄家或作「精恠圖」及「精話圖」，皆誤。審其原卷，乃是精恠圖，即精怪也。

卷中有云：『精恠有壹佰□拾玖……』。又云：『人家無故恐者，皆是諸鬼精變恠使然』。其爲一圖繪精恠之事甚顯。考漢書藝文志雜占家著錄，有下列各書

禎祥變恠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恠二十一卷

變恠詰咎十三卷

所云精物變恠者，易繫辭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漢時雜占家侈談變怪，其書悉已亡佚。此P卷之末有淡墨行書兩行，文云

『已前三紙無像。道昕記，道僧併攝，俗姓范』。

白澤精恠圖一卷，冊一紙成。

似原圖爲散葉，共四十一張。其前三紙無圖，今本自出于後人重新裝池，而置前三紙之無像者，廁于卷末，則此卷固非完帙矣。

倫敦大英博物院敦煌卷子，列史坦因目6261殘紙，與此應爲同一圖之斷片，原物白棉紙，極破損，已重加裝裱。

圖有烏綠欄，書法甚佳，繪事亦精。P卷前段有圖有說，分上下兩排，後段有說無圖，共存圖記一十九事、S卷只存圖記六事，以文中精恠有壹佰□拾玖……語推之，則所缺尙多。

二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古之秘畫珍圖目錄內有白澤圖一卷三百二十事。南史梁簡

文帝紀有新增白澤圖五卷，隋唐志並有白澤圖一卷，宋史藝文志著錄有唐李淳風白澤圖一卷，卷數並有出入。而此圖題名『白澤精怪圖』，又復不同。雲笈七籤一百軒轅本紀稱：「（黃）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所言精怪逾萬種，自是踵事增華。其謂黃帝登桓山，即史記五帝本紀之丸山。抱朴子極言篇稱：「皇（黃）帝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又登涉篇答辟百鬼之法，除使用符契，「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却。」是白澤圖之出現，在葛洪之前，其用途乃在於燭神姦，効鬼物也。

三

說文大部皐字下云：「大白，澤也。从大白，古文以爲澤字。」皐經典作皋，與澤同訓。詩『鶴鳴於九皋』；毛傳：皋，澤也。白澤，獸名。宋書符瑞志云：『澤獸能言，連知萬物之精。』但稱澤獸，無「白」字。莊子達生篇：『野有彷徨，澤有委蛇。』風俗通神篇云『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由澤獸、澤神名稱例之，白澤亦可省稱曰澤。白澤又或作白皐，蘇聯出版之維摩碎金有云

第十：牛生白皐者，氣嘔嘔而喘。……牛王能墾大荒田，苗稼豐饒萬類安。

白皐本來天界住，託生牛腹向人間。……妙德降於堪忍界，靈禽瑞獸悉皆歡。

（此卷末有『靈州龍興寺講經沙門匡胤記』題識。）

清天台張亨梧（菊人）著感物吟五卷，內有詠白澤詩云：

桓山白澤智殊倫，黃帝東巡問鬼神。精氣遊魂千五百，不須前席賈生頻。（嘉慶壬申刊本）

此亦有關之記載，附著之以爲考證之助。

四

元刊應劭風俗通義卷九爲恠神篇，謂：『傳曰神者申也，恠者疑也，孔子稱士之恠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恠力亂神。』故采其晃著者曰恠神也。篇中如『世間

多有狗作變怪朴殺之，以血塗門戶，然衆得咎殃，』『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爲怪者，』『世間多有蛇作怪者』等項，皆可與此精怪圖比證。太平御覽二十三引風俗通云

夏至著五綵辟兵，題曰游光厲鬼，知其名者無溫疾。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童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之者。其後歲歲有病，人情愁怖，復增題之，冀以脫禍。

荆楚歲時記佚文云

（五月）五日以艾縛一人形，懸于門戶上，以辟邪氣。以五綵絲繫於臂上，辟兵厭鬼，且能令人不染瘟疫，口內常稱游光厲氣四字，知其名則鬼遠避。

今據此精怪圖：

夜行見火光，下有數十小兒，頭戴火車。此一物而名曰爲遊光，下爲野童。見是者天下多疫，死兄弟八人。

依圖所繪，游光之狀爲小兒頭戴火車。可資博識。

抱朴子稱白澤圖與九鼎記可卻鬼，其佚文云：「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馬（？）鬼嘗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御覽 883 卷引）他書所引有夏鼎志者：

法苑珠林卷十一六道部（第四之五）引夏鼎志云：『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

宋書五行志：夏鼎志：『掘地得狗名曰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同實而異名也。

按 S 6261 精怪圖殘紙云：『掘地得人曰取，』「取」卽「聚」也。又云『掘地得獾曰耶，』「耶」卽「邪」，夏鼎志以得豕曰邪，與此圖異。抱朴子以九鼎記與白澤圖並舉，此圖則直以夏鼎志語錄入白澤精怪圖中。

五

白澤一系圖籍，又有白澤地鏡經者。金樓子卷五志怪篇云：「地鏡經凡三家，有師曠地鏡，有白澤地鏡，有六甲地鏡。三家之經，但說珍寶光氣。」考地鏡見隋志五

行類，原亦有圖，初學記御覽屢徵引之。馬國翰據開元占經輯錄地鏡一卷，以校此精怪圖，若下列各事：

革帶夜有光

鷄夜鳴

蛇無故入人家

鼠上樹

鼠羣行則有大水

魚從水上流下

釜鳴

等怪，俱見於地鏡，則此圖之取資于白澤地鏡，可斷言也。金樓子志怪篇云『山中有寅日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者狼也。辰日稱兩師者，龍也。知其物則不能爲害矣。』此數語俱見 P 卷。抱朴子登涉篇：

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以
下一節，舉四徵及升卿諸精。下則山鬼喚人，迷惑人，以及寅日自稱虞吏者虎
也，以迄丑日稱書生者牛也。

此一段文字，皆視于 P 卷，惟略有小異。如抱朴子見秦者，百歲木之精，P 卷作秦人，多一「人」字，以上文，見「胡」人者，比勘之，則作「秦人者」是也。抱朴子「四徵」，P 卷作「四激」。『以葦爲茅以刺之』句，P 卷作爲「紆」刺之，是。兩『投之』句，P 卷一作『捉之』，一作『打之』。十二支異名，抱朴子始寅日而終丑日，P 卷則自子終亥。巳日抱朴子多『稱時君者竈也』一句。P 卷奪去，又缺『午日稱三公者馬也』句，應據補。戌日，P 卷作『稱成陽翁仲者狐也。稱人字者金玉也。』抱朴子作「成陽公」。又云『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此與 P 卷異。太平御覽卷八八六「精」類引白澤圖共廿二條，蓋爲「精」名。又引抱朴子登涉篇，即上引等語，而不作白澤圖。然均見於敦煌本白澤精怪圖。槃庵先生曩謂此爲白澤圖逸文，證知抱朴子得見白澤圖，驗以此卷，其說良信。

御覽九百一十八雞部引白澤圖：『老雞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是圖第一事文云：『夜呼老婦名者，老雞也。馬屎塗人戶，防之不防之，死煞則已。』文大略相同。

白澤圖佚文，不見於此圖者，若搜神記言兩山間之精曰侯囊。政和證類本草所出經史方書，其目有「白澤圖」，其卷十九鬼鳥餘九首一事下引白澤圖云：『蒼鵬，昔孔子與子夏所見，故歌之，其圖九首。』以校北戶錄，此則加詳焉。

六

白澤圖舊列於五行雜占類。其書久佚，向有馬國翰（玉函山房佚書）及洪頤煊（經典集林）兩輯本。陳槃庵古識緯書錄解題（二）著錄白澤圖，考證甚詳，附記亦略及P卷。（史語所集刊第12本）

敦煌卷中此圖與瑞應圖，皆有著色，堪稱雙壁。是卷書法與圖繪甚相配合，筆畫較圓潤而具波磔，古拙有力。與瑞應圖行筆作風不同，較為精美，似非出一手。

以畫法論，行筆纖細而有力，六朝至唐，寫器物之畫卷，若顧愷之女史箴圖，筆意髣髴，輕靈韶秀，有時如毛髮，如游絲；寫動物翎毛，時用乾筆，焦燥而表現清勁。雞之足部，有留白處，翼用雙鉤，淡染、線條挺秀。寫火只用紅色作狀，上深下淺。寫人物如遊光八人，用筆生動，其中兩人足部用重筆，餘則娟細而含蓄，八人面孔表情，無一相同。『鼠上樹』一段，樹葉作鱗，甚有意致。圖皆施色，如S卷狗敷淡黃赭色，免用青色。掘地所見亦以不同顏色表現之，具見匠心。此殘圖須細心觀察，方知其行筆微妙處。

P 2682 卷，松本榮一已印入國華 770 期（1956），並將原文錄出，間有訛失，如道昕誤作道所，即其一例。

明人援韓與楊鎬蔚山之役

李 光 濤

蔚山之役，由楊鎬言之，可謂虎頭蛇尾，有始無終。初則以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四兩日於蔚山連戰連捷，斬級無數，朝鮮君臣乃至額手稱慶，認為清正不難成擒矣。孰知天不欲滅倭，譬如大兵進圍蔚山別堡之所謂島山，凡十餘日，而倭衆正困於飢渴交迫，清正且一再至欲拔劍自裁，不意天忽大雨，以解其危，更兼倭援大至，當此之際，楊鎬倉卒撤軍，結果反爲倭兵所乘，不利而退。以上所述，是即蔚山戰役之一大槩而已。茲爲求詳起見，姑再據東國史籍取其若干如次，以見戰場之事，其勝其敗，原無常數也。

一、中興誌

(1) 丁酉十一月，邢玠入京城。十二月，遣楊鎬麻貴進復慶州，大破平清正於蔚山。

(小字) 邢玠方在遼東，楊鎬移書請先攻清正，斷賊左臂。玠然之，遂馳入京城，與鎬定計。會宣大浙福等兵繼至，與前來兵合四萬四千餘人。玠令鎬及麻貴領大軍進攻清正，又遣董正誼領千餘騎與我國兵大張旗鼓，趨南原，聲言攻順天等處，以綴行長義弘。鎬貴引兵向蔚山，號令整肅，權慄率高彥伯鄭起龍等從之。鎬令吳惟忠扼梁山，密遣降倭入賊窟圖形勢以來，遂指示進兵之路。初二日戊午，天兵我軍先到慶州，破賊兵於城外，賊棄城走，追擊又破之。己未，於(疑誤)大軍到蔚山，距賊壘六十里。麻貴招楊登山擺賽頗貴問曰：爾等孰願爲先鋒？三將爭先，貴令擺賽爲先鋒，賽喜而登山怒，至欲拳毆賽。賽領千餘人與鄭起龍先進，曉薄賊壘，射火箭挑之，賊出擊之，賽陽退以誘賊，登山以二千騎繼至，合擊大破之，獲其將一人。庚辰，鎬貴悉引大軍齊進，鎬躬擐甲胄督戰，諸軍鼓譟奮擊，砲聲震天，火箭數百枝齊發，風迅火烈，亂蕪賊幕，一日連拔三窟，燒斬萬餘人。天兵方搶

首級，而清正已入保島山矣。明日，鎬進兵仰攻，斬遲延者二人，衆皆爭奮，而城形絕險，備亦密，不可拔，游擊將軍陳寅中大丸，鎬乃收兵而退。明日，鎬令權慄李德馨率我軍及降倭攻之，又不克，死傷甚多。賊水軍又屯藍江，欲逼海岸，天兵用大砲却之。島山無水，賊每夜出城汲，輒爲我軍所獲，一夜擒百餘人，城中危迫，降者相繼。會大風雨，天兵凍餒不振，鎬令諸軍環城列營，各葺（葺）草房爲持久計。貴請開一面使賊得遁，設伏於要路以取之。權慄曰：今右道沿海賊屯星列，其勢必合兵來援，若能分軍以遏其路，則清正之頭可坐致也。鎬皆不從。（下冊葉五十一）

（2）戊戌（萬曆二十六年）正月，楊鎬麻貴攻島山不克，退屯京城。

（小字）鎬貴圍島山日久，賊兵大困，清正至欲自決，乃佯約日請降，而密求救於諸屯。賊數百艘自釜山西生浦來援，鎬令擺賽吳惟忠等禦之。初四日丙寅，自督諸軍四面薄城，欲爲火攻，而賊先於城外明火放砲。鎬斬士卒之退却者，又綁游擊將軍李化龍徇示軍中，諸軍震慄爭先，而賊砲如雨，死者甚衆，遂收兵而退。是日天兵又獲倭書，言加德安骨竹島釜山梁山等地十一倭將領六萬兵來，堅守以待云。藍江賊船九十餘艘，又入太和江上流，陸路諸賊若將繞出軍後，多列旗幟，以張其勢。鎬甚懼，問李德馨曰：城險難拔，救兵勢大，計將安出？德馨曰：清正圍在孤城，天也，此舉一失，後未易圖。大人以萬人專防箭灘彥陽路，堅陣以待，則我得形便，賊雖來不難制也。鎬曰：累日攻城，兵多損傷，不容不退，且圖後舉可也。德馨苦爭，辭氣壯厲，鎬雖不從，而深器異之。乃令撤兵，使擺賽楊登山爲殿。賽獨請決戰，鎬不從，賽橫臥馬前不起，作歌風之。鎬夜燒各營馳入慶州，諸將爲賊所迫，浙兵多赴水死，獨副總兵李芳春斬賊百餘人還。鄭起龍爲賊所圍，起龍縱馬揮劍而出，賊陳劃然中而開，遂除（徐）收散卒而歸，賊不敢逼。是役也，凡天兵前後死者千餘人，傷者三千人，參將陳遇閒，奮勇先登入柵中，中丸得不死，游擊將軍楊萬金執金鼓登城中丸，昇歸道卒，資糧器械蕩然無遺。清正遂益完城壁，築甬道以通汲水，又於楊鎬駐箭山上別築一城，爲堅守計。鎬還京城，更遣貴於安東，李芳春牛伯英於南原，祖承訓及游擊將

軍茅國器盧得功於星州，以謀秋間三路齊舉。李芳春禁侵擾，勸耕種，廣屯田，勸游賊，修官舍，葺房屋，瘞尸骸，民甚便之。芳春善騎射，馭軍嚴整，賞罰不逾時。（下冊葉五十二至五十三）

二、宣祖修正實錄

（1）丁酉十二月，楊經理麻提督進攻蔚山賊營，不利引還。時賊將清正築城於蔚山，爲久留之計，經理提督濟師掩擊之，賊披靡不能支，奔入內城。天兵奪賊外柵，貪虜獲之利，不卽進軍，賊遂拒門拒守，攻之不克。天忽大雨，雨後甚寒士卒皆瘴瘵，馬多凍死，兩南諸屯之賊，由水陸來援。經理恐爲所乘，遽旋師，使麻貴與都元帥權慄，留鎮慶州。（卷三十一葉七）

（2）戊戌正月，麻貴自慶州引軍還京。（卷三十二葉一）

三、吳慶男亂中雜錄

（1）丁酉十二月，楊鎬引軍到慶州。時清正分諸將守豆毛西生等鎮，自領大軍留島山，聞大兵之來，分遣伏兵遮截要衝，又分送差倭於各陣，告急請救。（卷三葉八十五）

（2）經理楊鎬自慶州督諸將進攻清正于島山，焚燒伴鷗亭等處賊窟，斬獲甚衆。清正窮蹙，有跳遁之計。（卷三葉八十九）

（3）兩南諸屯之賊，聞島山圍急，發兵赴援，倭橋則行長留守，秀家領軍去。（卷三葉八十九）

（4）楊鎬麻貴圍島山十有三日，日夜攻城，賊兵大困，加以糧盡井渴，死者日積，清正將欲自決，每投金銀雜寶於城外以緩我兵。天忽大雨，日甚凍沍，我軍力盡，各處援軍蔽海而至，張鶴翼突進，大軍左次而退。楊鎬卽還京城，麻貴與本國元帥權慄，領軍留慶州。（卷三葉八十九）

四、宣祖實錄

（1）丁酉十二月甲申（二十八日），提督接伴使張雲翼都元帥權慄經理接伴使李德馨狀啓：本月二十三日丑時，三協天兵，一時自慶州分三路前進，黎明，左協先鋒直擣蔚山賊窟，佯北誘引，再次大戰，斬首五百餘級，生擒倭將一名，盤問，則清正往在西生浦云云。城外賊幕，盡爲焚燒，餘賊遁入城內土

窟，日已向晡，南兵未及齊到，解圍休兵，將以明日早朝蕩滅。經理與提督並駐賊營一馬場外，看驗首級牛馬器械，臣等亦跟隨以觀。但入窟之賊，方運卜馱於舩所，慮或乘夜逃遁，明日更爲馳啓計料事。啓下備邊司。（卷九十五葉二十五至二十六）

（2）十二月乙酉（二十九日），右議政李元翼啓曰：當日捷報來到，軍門則燒香四拜，各將皆穿紅，以次入賀，臣等亦隨各將之後，叩頭稱賀。軍門謂臣等曰：你等亦喜歡乎？臣等答曰：小邦荷皇上洪造，老爺大恩，得破讐賊，懼怖之意，難以盡達，寡君聞此報不勝感喜，即欲來賀，而老爺欲於明日相見，故不敢來拜。軍門曰：明日可以相會。聞此勝捷後，倭子等慌忙潰裂云。各營倭子中，清正兵最硬，此已破，餘無足慮云。傳曰：知道。（卷九十五葉二十六）

（3）十二月丙申（申疑戊卽三十日），麻提督差官持捷書自蔚山至，上接見于別殿。上曰：諸大人爲小邦親冒矢石，大功垂成，不勝感激，天兵無乃多傷乎？差官曰：二十三日巳時，天兵破清正別營，其夜清正自西生來入蔚山，天兵方圍島山攻打，而賊在高阜，我軍在卑處，故死傷頗多。二十三、四日之戰，只麻周兩千總中丸而死，軍兵死者不滿三十人。倭賊之從水路來者，爲天兵所趕，翻船渰死者數千云。……（卷九十五葉二十六至二十七）

（4）上幸軍門，拜如儀。上曰：蔚山之捷，皆皇上之恩，大人之威。軍門曰：昨聞于提督差人，清正自西生夜赴蔚山之急，蔚山已破，奔入島山，會當生擒此賊。破蔚之日，倭將一人著金甲而死，此亦清正一樣官云。清正殺人極多，其命自盡，來入島山，我兵攔阻海岸梁山釜山全羅之路，賊不敢來救云。又曰：全羅之賊，自爲發動，不得不應，若見小利，先自輕進，深恐事不如意，只損軍威而已。上曰：分付至當，但領兵陪臣痛心於不共戴天之讐，故如許耳。軍門曰：勝固善矣，而若少失悞，所關不細，十分申飭，千萬自慎，賊兵若少，相勢可圖，而亦可與天兵約束共舉爲妙。上曰：諸賊之中，清正最強，清正破，則餘賊不足數，此正小邦再造之秋。軍門曰：清正必破矣，兵馬亦足矣，但糧草不敷，則事不速成，催糧以繼，至緊至急。上

曰：謹領分付，豈敢少緩。皇恩罔極，朝日，率羣臣北向叩頭，以此拜庭。

軍門曰：從此太平，俺亦稽賀拜。……（卷九十五葉二十七）

- （5）戊戌正月朔丁亥，上至軍門衙門，入幕次，良久，軍門出，送二幅，紅紙濃墨大書曰：帝德玄通，國運與陽春並轉，九天雨露旁敷。海氛清謐，物華共歲月同新，八道河山生色。其一幅曰：劍橫晴雪平倭日，鼓震春雷奏凱時。益都邢崑田。上稱謝。（卷九十六葉一）

- （6）政院啓曰：軍門通事朴義儉，與今刻來到經理夜不收，來詣說稱：本月二十三日，經理親督左右協軍兵，攻陷蔚山，斬五百餘級，二十四日，斬八百餘級，而賊皆遁入土窟。二十五日，高中軍祖總兵領軍，遮遏西生浦應援之賊。清正在圍中土窟之內，勢甚窮蹙。經理差人持令旗及賞功牌免死帖，往諭清正以投降免死重賞之意，則清正說稱：欲爲降附，而時未知朝鮮許降與否？未敢即降。若與朝鮮相講，則當即投降云。而經理不許。天兵時方累重圍抱攻打云。軍門分付于朴義儉曰：前日提督差官既已厚賞，此人亦須厚賞云。且聞此人之言，則蔚山與島山似是一處矣。上曰：知道。（卷九十六葉二）

- （7）李副總如梅接伴使李德悅馳啓曰：本月二十二日夜，大軍齊發，副總最先行，二十三日午時，先鋒軍遇賊于距賊陣二十里之地，唐兵奮勇，以鶴翼掩擊，斬賊四百餘級。二十四日黎明，進薄城下，各樣大砲俱發，轟天震地，烟焰沸空，城中倭屋，一時火起，北風大起，風火所被，賊衆披靡，走入土窟。諸軍陷城，進攻土窟，土窟重重石築，堅險無比，不得攻破，試放大碗口，則山坂峻高，砲石有礙，不能直衝，終日不拔云。（卷九十六葉二）

- （8）正月己丑（初三日），軍門都監啓曰：提督差官處問之，言二十三四兩日交戰之後，即進兵道山城下，城凡四重，外城周遭於山下，土築低微，我兵得以攻開。其內三城，石築堅固，上列置房屋，其屋跨出城外，彼得俯瞰制我，放丸如雨，我從其下，既不能察見城中形勢，又不得近於銃丸之下，我兵不得已，屯於丸所不到之處。經理都督屯於城北，高策屯於東，吳惟忠屯於南，李芳春屯於西，李如梅擺賽把截西生賊於江邊，祖承訓頗貴把截釜山之賊，而城固難破如此，進則恐我兵多傷，故欲圍屯累日，以待其自斃。大

槩城中糧少水渴（疑竭），不久當自盡，苟我兵不乏糧餉，則城陷必矣。城周僅二三里，其中可有萬倭，而釜賊時無來援之形，西生賊逐日從水路出來，而爲我兵所攔阻，來而復去，一日二三次。清正在圍中之事，投降倭子及朝鮮女人皆言之云。（卷九十六葉二至三）

(9)正月庚寅（初四日），柳成龍馳啓曰：本月二十五日，軍官具懷愼回自蔚山，天兵與我軍攻打倭賊內城，城甚堅險，大砲不能撞破，賊從城上孔穴多放鳥銃，天兵我軍頗有損傷，經理鳴金止攻。陳遊擊乘夜先登攻城，右臂中丸，以調病事，昨昏輿出慶州，自朝廷似當別爲問慰。二十五日，天氣微陰，昨日未末，東風連吹，雨勢漸多，軍士露處原野，極爲可慮。軍糧則時方連續輸入。（卷九十六葉三）

(10)麻提督接伴使張雲翼馳啓曰：天兵攻土窟時，南兵死者七百餘，我軍二百餘，得倭子首級九百餘顆。經理提督聞清正從太和江路逃走，親自追之，時未回來。（卷九十六葉三）

(11)正月壬辰（初六日），經理接伴使吏曹判書李德馨、都元帥權慄馳啓曰：蔚山勝捷日，經理與提督還營，招臣謂曰：朝鮮兵見到者，但三千五百，分屬李如梅李芳春可也。適有白氣，如開扇在營上。經理仰見曰：此氣極可喜。經理與提督，卯時催三協進兵，同行督戰，進攻城隍堂土窟，城裏房舍及江邊倭船二隻，爲火箭觸焚，烟焰漲天，天兵鼓譟陷城，諸賊遁入島山土窟，天兵進薄，斬獲甚衆。經理提督上其對峯督戰，諸軍齊奮薄城，東面天兵十人已上城，而賊防備甚密，勢又堅險，上城天兵，相與廝殺不得出，餘軍不得毀城而退。倭船四十餘隻，泊于太和江下流藍江，經理令浙兵二千，騎兵一千，防守江岸。日落後，經理聞倭人五六名出城逃走，挺身追之。招諸將再與商議，備長木乾柴，明日欲爲火攻。降倭及被擄人盤問，則皆云清正自西生二十三日夜半馳來，諸將五六，俱聚此窟云。賊衆之數，似二千餘名，而石築如削，穴如蜂窠，天兵仰攻，其勢不易，昨日斬級甚多，經理以爲未陷城之前，不許見驗。亦勿言死傷云。（卷九十六葉五）

(12)李德馨權慄馳啓曰：自二十七日下雨，達夜不霽，經理提督，捉得逃出被擄